

最愛北京人

牛文怡 编

FAVOURITE
BEIJINGER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最爱北京人

FAVOURITE
BEIJINGER

牛文怡 编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爱北京人 / 牛文怡编.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2.10

ISBN 978-7-108-04125-8

I. ①最… II. ①牛… III. ①访问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23645号

责任编辑 王 竞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10月北京第1版
201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16.25

字 数 100千字 图120幅

定 价 35.00元

<< | 目 录

王世襄：我最爱的北京人	娜 斯	1
杨绛：最美人瑞这样走来	柳鸣九	3
冯友兰：都云哲人痴，谁解其中味	宗 璞	9
季羨林：那个矛盾的背影	季 承	13
吴冠中：透明的老头儿	张世东	17
丁聪：那个叫做小丁的大师	李 辉	22
范用：三联的三多先生	董秀玉	27
曹禺：真诚一辈子	万 方	32
焦菊隐：认准了，就认真了	郑 榕	36
朱家溍：窗下非盲命，场中莫论文	朱传荣	40
阿城：这位名士成了精	阿克曼	44
芒克：老诗人，新画家	黄 珂	48
刘震云：一个洋歌德心目中的土歌德	阿克曼	52
石康：东高地的守望者	大 仙	56
赵赵：最食人间烟火	马铭星	60
赵振江：满腹诗书的爽朗大叔	胡续冬	64

II 最爱北京人

郑渊洁：摩羯座的童话大王	郑亚旗	68
史铁生：意志如铁，灵魂永生	陈徒手	72
冯唐：不想当大夫的作家是位好老总	柴 静	76
马未都：物质精神都是大富翁	海 岩	80
孟京辉：一只想入非非的蜗牛	史 航	84
苏民：老人艺就是爱较真儿	唐 烨	89
田沁鑫：京城大姑奶奶	李 东	93
过士行：穿馥拉板儿的卡夫卡	解玺璋	97
于是之：出神入化的王掌柜	张定华	101
濮存昕：迷恋哥，因为哥不是传说	何 冰	106
冯远征：哥们儿就这么随和	吴 刚	110
雷恪生：倔老头儿，老小孩儿	田沁鑫	114
刘佩琦：路易·佩琦的快乐生活	李 林	118
李少红：军派小女人	李小婉	122
宁浩：从“嘴边没毛”到“年少老成”	黄 渤	127

张杨：自由自在的“地主一哥”	非 非	131
曹保平：一个国家干部的猜想	宋 靖	136
黄磊：老大的幸福	王劲松	140
陶虹：这个大妞不寻常	濮存昕	144
辛柏青：我家这北京大爷	朱媛媛	148
崔永元：时代睡了，他总是醒着	柴 静	152
董路：喜怒全在脸上，倒霉全在嘴上	那 威	156
李东田：西城大院跑出来的剪刀手	周自力	160
刘宝瑞：笑面夫子的珍珠翡翠白玉汤	王文林	164
侯少奎：五十年，唱不尽的英雄曲	李 欣	168
杜近芳：三生缘定的大青衣	丁晓君	172
连丽如：且听下回分解	王玥波	176
单田芳：走到哪儿都是大侠	马 骥	180
于谦：上哪儿找这么个厚道人儿	曹云金	184
艾未未：长着大胡子的老小孩儿	艾 丹	188

刘小东：绘画界的贾樟柯	贾樟柯	192
喻红：这个“超女”不简单	吕 越	197
岳敏君：一杯像温水的酒	李 昱	201
方力钧：只有智慧能形容	董梦阳	205
向京：简单的幸福	瞿广慈	209
崔健：新长征路上的老兵	刘 元	213
何勇：钟鼓楼上的守望者	姜 昕	217
许巍：“少年维特”再无烦恼	李延亮	221
老狼：这条狼酒风浩荡，还爱脸红	唐大年	225
左小祖咒：诗人、艺术家、老男人	沈少民	230
沈黎晖：一半是顽主，一半特靠谱儿	洪 启	234
窦唯：那些喜悦的，黑色的梦	张有待	239
黄燎原：黄军包下的红心	梁 龙	243
羽·泉：右脑型北京爷们儿+生活系研究生	胡海泉 陈羽凡	247
后 记	牛文怡	254

01

王世襄：

我最爱的北京人

娜 斯

我现在手边翻的闲书是王世襄先生的《锦灰堆》以及“二堆”、“三堆”，所以就说王世襄。他这样的北京人，以后是很难有了。

前几年去一个朋友家玩儿，在座的作家阿城说，这个公寓里藏龙卧虎啊，我说都藏了什么龙？他说了几个名字，其中之一是王世襄，很令我吃惊——我以为收藏了那么多明代家具的王世襄老先生一定是住在个四合院里，怎么会住在这么个城外的公寓楼里呢？后来才知道，王家那个有名的芳嘉园小院在“文革”中成为杂院，王先生的居住环境早已不复当年，收藏的珍稀家具也没什么摆放的地方。上世纪90年代一位港商象征性地出资两百万元人民币买下王先生所藏明清家具七十九件，算是代王世襄先生赠与上海博物馆；王先生则以此款买下现在的居所。据说买房还有这样的故事：“从报纸上看到某公寓售房的消息，立即骑着单车前往，没有想到售楼商家以为此人不像是买得起高档公寓者，先是冷落他，后来又一再盘问他是不是代人来联系买房的。直到有一位售楼小姐听到王世襄三字后颇为疑惑，立即给她曾在琉璃厂做过古玩生意的爷爷打电话，证实后才被正式接待。此亦带点苦涩的笑料也。”（《文汇报》）

王世襄

1914年生于北京，193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国文系，1941年获该校研究生院硕士学位。文物专家、学者、收藏家。著有《明式家具研究》、《中国古代漆器》、《竹刻艺术》、《说葫芦》等作品。



人称“京城第一大玩家”的王世襄先生，觉得自己做什么都很认真，不是玩儿。

也是这时代的小景之一吧。老先生所藏的明清家具说价值连城并不为过，随便几件的拍卖价就值一所房子啊。王家以前在城里的房子就不说了，现在被称为北京极少数的园林式小学的“北大附小”，原本也是他家的一个园子，本来叫“王家花园”。但是王先生自己都看得很淡了，在新贵收藏热的今天也没打算拿收藏赚什么钱，而是捐给了博物馆，整天着急的反而是比如北京的鸽文化消失了之类的。我也是在他的《锦灰二堆》才读到中国的“观赏鸽”大有讲究，比国外的信鸽漂亮多了，而且有一整套文化。记得小时候还听到过蓝天下的鸽哨的声音，现在是一点没有了。2004年王先生还给有关部门写了一封信，讲中国观赏鸽的妙处，建议在奥运会开幕式上用观赏鸽表演来助兴等等，最后也没看到这方面到底有什么动静，据说老爷子那叫一个急啊，见了媒体就只愿意说鸽子的事儿。

最早知道王世襄先生的名字，还是在汪曾祺、黄苗子等等写的随笔里，说的是王先生是做菜高手。汪曾祺曾说：“学人中真正精于烹调的，据我所知，当推北京王世襄。”曾是王世襄芳嘉园邻居的郁风则回忆：“王世襄不但买菜是行家，哪家铺子能买到最好的作料也是行家。不但吃的品位高，做菜的手艺也是超一流。”汪曾祺也属于旧式文人，自己做菜就十分好，他曾经请王世襄去他家做菜。据说王世襄先生往往是用简单的材料做出精致的菜肴，他家请客的海米焖葱是一绝云云。我爱吃也爱看关于吃的文章，听着十分神往，不过这些都跟逝去的很多东西一样，也只能听听而已了。用王世襄老先生的话说，现在首先材料就不行了，还谈何美食？

王世襄先生人称“京城第一大玩家”，不过他自己好像并不认同这个说法，觉得自己做什么都很认真，不是玩儿。在王世襄先生的人生和著作里，我们能看到北京旧式士



〈〈口述者：〉〉

娜斯。生于北京，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90年代留学美国。现为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

大夫阶层的文化情趣和生活方式，说“玩儿”，说“研究”，都不是特别确切，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就是那么生活的，而现在，我们只能通过书本去了解那样一种文化了。王世襄先生“玩儿”或者“研究”的东西包括明清家具、古琴、竹刻、绘画、鸽子鸽哨，斗蛐蛐、种葫芦、养鹰犬等等，上的是燕京大学，所以英文不错，家里又请名师，所以古文功底也佳。王世襄出身于清朝的几代京城官宦之家，清末民初其父亲又属于洋务派，而母亲亦是江南富家，母亲、舅舅都是有成就的国画家，他小时候，家里让他学英文上燕京，本来是说以后要继承父亲的外交生涯，当公使什么的。总之，他是在北京二三十年代特有的那种中西合璧、南北贯通的文化中成长的，他之后，这样的人再也没有了。他有所谓“最后的贵族”的味道，但是这个词已经被滥用了，用到王先生身上反而显得俗了。

王世襄先生燕京大学毕业后赶上了日军侵华，他后来去重庆在梁思成的营造学社研究古代建筑，抗战胜利后接受抢救国宝的任务，收回被夺重要文物、善本图书两三千件，其中不乏国宝，由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接收保管，可是这件事却成了他人生厄运的开始。“三反”的时候被关起来调查是否贪污，没调查出任何问题，可是故宫博物院却不要他了。1957年又被划为“右派”，“文革”时下放干校，都赶上了。他不是生于盛世，而是生于乱世，他却还能玩出这么多的名堂，找出这么多的乐子，晚年以“玩家”、“杂家”、“学者”、“收藏家”、“鉴赏家”、“美食家”等等的名号闻名于京城，真是不能不叫人佩服。也只能说，文化情趣的力量是多么强大，能够帮助人在乱世中有一份自我的平静。

王世襄先生前几年出版的《锦灰堆》、《锦灰二堆》、《锦灰三堆》很受好评，很多人当闲书翻着看，其实好多东西我们现在都看不懂了，但是那种旧式生活的趣味还是很有意思的。北京的老城墙没了，其实不见的，还有那个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情趣和文化教养，这些，也只能在王先生的书里匆匆一瞥了。

2008年

02

杨绛：

最美人瑞这样走来

柳鸣九

早在同事之前，在东四头条的社科院宿舍大院，我和杨绛先生就做过邻居，于是比起别人，我便多了一些熟悉与就近景仰的机会。按“翰林院”不成文的规矩，对她这样的旧时代过来的海归大家，作为小字辈的我，按其本名，尊称她“季康先生”。

初见时，季康先生年过半百，小老太精瘦娇小，举止文静轻柔，但整个人极有精神，特别是两道劲道高挑而又急骤下折的弯眉，显示出了一种坚毅刚强的性格。和其夫君锺书先生的不拘小节、有时穿着背心短裤就见客不同，她的衣着从来都整齐利索，即使是在家不意碰见来访者敲门的时候。

当时研究所有两位女士以注重形象著称。一是“九叶诗人”之一的郑敏，她是美国式的艳丽和浪漫风格；另一位则是杨季康，典雅华贵，冬天常披一件裘皮大衣，很是高雅气派。这二位都保持西洋妇女那种特定的“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习惯，每次公共场合露面，都对面部做了不同程度的上妆，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京，是极罕见的。不过，前者的妆较浓，而季康先生的则几乎不着痕迹，似有似无。

在公众场合，季康先生从来是低姿态的，她脸上总是挂着一丝谦逊的微笑。学习

杨绛

本名杨季康，1911年生于北京，在清华研究院与钱锺书相识相恋结婚，并共同留学英法。作家、翻译家。代表作有《洗澡》、《干校六记》、《我们仨》等，译有《堂·吉珂德》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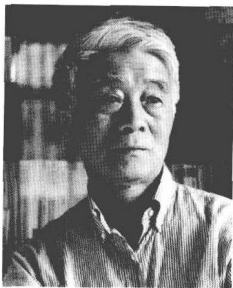
低调谦恭的杨绛先生，其实也有吃了熊心豹子胆的时候。

会以及其他重要的场合中，季康先生极少发言、表态，实在不得不讲几句的时候，她总是把自己的语言压缩到最少，当时我们想：杨老太这是在“刘备种菜园子”吧。多年后看到她以“点烦”原则翻译《堂·吉珂德》，即把用词精简到不可能再精简的程度，才发现，这不仅是真正发自内心地尊重人，而且真正做到了会尊重人。

在我见到的大家名流中，钱、杨二位先生要算是最为平实，甚至最为谦逊的两个。季康先生虽然有时穿得雍容华贵，但神情态度却平和得就像邻里阿姨，而不像某些女才人那样，相识见面言必谈学术文化，似乎不那样就显不出自己的身份与高雅，她倒是总爱拉拉家常。认识久了，她对晚辈后生则有愈来愈多的亲切关怀，的的确确像一个慈祥的阿姨。

但这个看似低调谦恭的阿姨，也有吃了熊心豹子胆的时候，且这个时候出现得无比不合时宜。“文革”之初，他们家被造反派揪出来，挂了牌子押上批斗会。可杨季康对“天兵天将”的推推搡搡公然进行了反抗，而且怒目而视。这还了得！在批斗会上，那么多党内老资格的革命干部，哪个不是服服帖帖？于是盛怒下造反派对她狠加惩罚，给她剃了个阴阳头。我第一次惊奇地感到季康先生性格中的凛然。要知道，“牛棚”里有不少从火线上转业过来的老战士，没有一个敢于如此维护自己被践踏了的尊严。

“文革”后期，钱、杨二位先生尚未平反，有家回不了，到处流落。更多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也在苦等“落实政策”，精神备受煎熬。同是天涯沦落人，处境谁也不比谁强到哪儿去，说起来先生们在浩劫中失去的，远比我们要多得多，但对于这群甚至未能为自己说句公道话的晚辈，他们以高度涵养、含蓄内敛且从不显于言辞的方式予以理解、宽容和无私帮助。回想起来，这样的悲天悯人，既像基督精神，也像佛家慈悲。



〈〈口述者〉〉

柳鸣九，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是将萨特、加缪、尤瑟纳尔等法国作家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供职于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与杨绛先生同事。

如果说他们成了三十年前的精神偶像，那也是因为人格魅力使然，当之无愧。

有一次，我家因额外开支经济上一时告急，杨先生得知便主动支援我们几百元钱。后来又一天，她的助手递给我一个小纸包，里面有二十元人民币，“这是先生要我交给你们的，补贴你们的家用，要你们收下就是，什么道谢的话都不要讲。”那个时期，我与同一单位的妻子朱虹两人的工资加起来只有一百三四十元，承担着抚养两个孩子与赡养双方父母的责任，由于业务断了路，没有半点稿费收入，生活的确相当清苦。先生雪中送炭，我们只好恭敬不如从命。没有想到，到了第二个月，又一个小纸包；然后，第三个月，第四个月……

后来我还获知，研究所里每月不落地从先生那里得到接济的竟有十多个人，基本上都是处境倒霉、生活拮据的青年人、“小人物”。这就是说，两位先生每月的工资，大部分都用于接济施舍了，且至少坚持了好几年。从“十年浩劫”的炼狱里走出来，如此悲悯，如此退让，如此宽厚慈祥，如此菩萨心肠，这是我在“翰林院”所见到的唯一一例。

先生施恩于后辈，大部分无法用金钱计算。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的学术气氛充满了“斗争”遗绪。我访法归来写的文章，结集为《巴黎对话录》与《巴黎散记》两书出版，因考虑到之前有前辈权威的横眉冷对，我特地在前言中恭敬写明“抛砖引玉”。当然，敬赠给钱、杨二位先生，抱的心态自然不同。很快，杨先生回信了，还是一贯的低调谦恭与幽默：“假如你抛出一块小砖，肯定会引来大堆的砖头瓦片，但是珠玉在前，砖就不敢出来了……天气酷热，希望你和朱虹同志都多多保重……杨绛八月十三日锺书同候”。

先生过百岁大寿时，深知先生君子之道的我，自然不敢上门叨扰，同样按老办法鸿雁贺寿。当电话里听到老太太爽朗清晰地“专此复谢，朱虹同志均此”，还嘱咐我们注意防暑，我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年前那个夏天，依然如喝了冰水那样舒心畅快——只是多少也有几分伤感，因为再不可能有“锺书同候了”。

2011年

宗 璞

父亲给同僚学生们的印象，是个戴眼镜、着长衫、留长髯、说话急的时候有点结巴，做事情“不着急”的哲学家。但可能是受冯家祖上习武的影响，这个书生身上有股豪气。父亲有酒量，很少豪饮。但三十一岁那年曾和另三位先生，一夜喝了12斤花雕，怕也是清华园难以打破的纪录。

1945年，祖母去世，父亲回河南老家奔丧，县长来家拜望，父亲不送，而家里旧亲友来，都送到大门，“北平来的大教授”在乡里一时传为美谈。1948年，他从美国带回一个冰箱，在清华是唯一的，全北京城也没几台。但得知校医院需要，他当即就捐了。

也是在那年，他身为清华文学院院长，自不能公开站在学生一边，但受国民党军警迫害的进步学生都信得过他，我们在工字厅的家里不知来过多少位避难的同学，父亲只是一律掩护，连人家姓名都没问过。多年后有位国家领导人来看他，才知道这就是姚依林。

除了读书写字，父亲的爱好有限，家里连麻将和扑克牌都找不到。但这个舞文弄

冯友兰

字芝生，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代表作有《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等。



几乎失聪失明的冯友兰先生，用口授的方式写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

墨的书生，曾经还有个爱好——舞刀弄枪。他曾在自述中说：“我家里的上辈，有一代是习武的。在我祖母的房里，遗留下来许多兵器，我小的时候常同堂兄弟们拿出来玩儿。家里有个护院的拳师，教我们使用这些兵器，所以养成一种爱好。”

在抗战前的北平，父亲最喜欢逛古董铺，“我所收罗的并不是夏鼎商彝，而是明清两代遗留下来的旧兵器”。东四牌楼附近有一个小巷，叫弓箭大院，是从前制造弓箭的地方。父亲在那里收罗了上百支的箭，有各种各样的箭头，特别是响箭，制造特别精致。这些东西，他藏有几百件，曾在清华开过一次展览。后来都捐献给博物馆了。现在家里还有一幅文化部颁发的奖状，言明“收到冯友兰先生捐赠各式兵器 619 件”，落款时间是 1959 年。

联大时期，父亲依然喜欢在昆明的古董铺淘这些。哥哥钟辽当时在联大读书，看到父亲有一次买回来了一柄像匕首而无刃的刀，工艺考究到可以用玲珑剔透来形容，于是带到宿舍去显摆。结果被同学一看，忍不住大笑——这是把烟刀，挑烟用的。周末赶